

意犹未尽

微尘的祝福

■章玉华文

新春前夕,除尘掸灰成为每家每户的必修科目。每次细心擦拭犄角旮旯处深深浅浅的积灰时,总会感叹时光飞逝,细尘微落。每天都会有新的太阳升起,也总会有新的尘土落地,而也许这些变化我们平时并未用心察觉。

曾听一位老中医说过,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天都与其昨日不一样。若以二十四节气为例,每两个节气之间有五,其中每天都依循着自然法则向前迈步,展现出独有的特征。“西园梅放立春先,云镇霄光雨水连。惊蛰初交河跃鲤,春分蝴蝶梦花间”。善于观察总结的古人运用他们的智慧不仅捕捉到每天的微妙变化,还以优美典雅的句词为我们描绘了美丽如画的自然景色。而忙碌于尘世的现代人在为稻粱谋的时候,却很少有闲暇观察每天气候的变化,月盈月亏、花开花落似乎都是上帝的安排,柴米油盐、房贷股指是最实际、最重要的任务。凡人如微尘,一天到晚陀螺转,当所有的活计画上句点时,已是繁星满天,哈气连天,早点进入梦乡期待明天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即是此时此刻的头等大事。窗外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似乎是天文学

家的研究范畴了。

微尘人生是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写照。虽然我们不像古人一般有闲情逸致赏风问月,但我们每天都在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慢慢改变着生命的轨迹,收获新的奇迹。近日在陪护生病住院的父亲,遇到一户坚强乐观的家庭。男主人不幸遭遇车祸导致重伤,家人日以继夜的陪伴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使他脱离了死神的魔爪。从重症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后,漂亮懂事的女儿始终保持甜美的微笑鼓励父亲进食饮水,以保持一定体力。其他家人在旁也轻声细语地告诉他一些康复知识,还不时说些社会热点、小笑话,转移他对病痛的注意。他们一家人没有愁云惨雾的面容,而是以春日阳光般的心态温暖着周围每个人,传递着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使其他病友都心情愉快,重塑恢复健康的信心。在不幸面前,人也许很脆弱,甚至不堪一击,但只要你拥有一颗坚强向上的心,狭窄的道路总会豁然开朗,洒满金色的阳光。

“我来自偶然,像一粒尘土……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走笔至此,只想以这首《感恩的心》祝福新的一年所有细如微尘、普通平凡的人们开心迎接新的一年,平安幸福度过每一天。

生活故事

难舍钢笔

■郭时民文

现在还用钢笔的人不多了,因为平时写稿、写信、写总结材料的书写工具早已“鸟枪换炮”了。年轻人都用上了电脑,电脑打字的优势不言而喻。电脑这玩意儿就是好,打字的速度要比手写的速度快多了,而且电脑写材料,便于修改,不留痕迹,又便于储存。而年长者不会用电脑打字的,就用圆珠笔、水笔,不像钢笔那样要灌墨水费劲。而我在同事那里似乎是个“另类”,除了写作用电脑打字之外,诸如会议记录、签字画押等至今仍然是用钢笔,不用圆珠笔和水笔。

同事把我当“另类”,不能怪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每当有客人到寒舍造访时,就会在书桌上看到一个墨水瓶。开始同事以为这墨水瓶大概是“装饰”用的,可走近一看瓶里还真的有点墨水。同事说,走了很多人家,没看到有在家里放墨水瓶的。而被很多同事当成“另类”是因还有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忘记在家里把钢笔灌满墨水,以至于在单位开会记录时钢笔断了墨。由于我平时不坐班,不知道单位办公用品情况,就问同事有无墨水瓶,结果引来哄堂大笑。一位80后小青年调侃道:“现在哪有墨

水瓶了,恐怕要到博物馆去找了。”

难道是我不会使用电脑而用钢笔?非也。老实说,我电脑打字的水平,在花甲之年的同龄人群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打字的速度远远超过手写的速度,而且家里专门配了电脑和打印机。即便如此,我给亲友写信基本上不发电子邮件,也不用电脑打字,而是用钢笔写在纸上通过邮局寄出去。虽说钢笔写信要自费买信封、信纸、邮票和墨水,可谓费时费事费钱,但我愿意,因为我与钢笔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自从10岁那年起我用钢笔,至今已有50年了。

我用的是一支比较高档的英雄金笔。手握金笔,从钢笔的档次可以折射出如今生活水平的提高。说来您不一定相信,我曾经历过钢笔越用越差的日子。刚使用钢笔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的小孩根本不可能使用金笔,和大多数家庭的孩子一样,我用的是一支花几毛钱从文具店买来的低档镀金笔。这低档镀金笔有个缺点,写得时间长了,笔尖会变粗,就不好使用。在现在,这事情再简单不过了,重新买一支。在那时,这样做是奢侈的,通常是花5分钱请走街串巷的磨笔尖师傅磨一下,依然可以使用了。可谁知我使用钢笔不到10年就基本派不上用场了,1969年那特殊年代我被作为知青下放到外地农村,握钢笔的手捏起了锄头柄。还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后,我被抽调到生产大队学校教

书。由于那支随我下乡的低档镀金笔笔尖太粗难以使用,乡下又找不到磨笔尖师傅,就只能用学校里提供的蘸水笔。那蘸水笔委实不好使,墨水蘸多了,经常会滴在学生作业本上。不过,蘸水笔也开创了我人生新的起点,那就是走上了业余“爬格子”之路,让手写文字变成铅字,先是出现在报纸中缝,接着是“报屁股”,三五百字的“豆腐干”,而后经常有两三千字的长稿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后来,我回到了城里,告别了蘸水笔,重新用上了钢笔。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镀金笔换成了金笔。用了很多钢笔,最怀念的是一支父亲送给我的大包头“浪琴”金笔,可惜这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购买的笔,于八十年代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某企业办公室里被人“借”走后一去不复返了。我无意在这里指责那位顺手拿走笔的仁兄,反正这支现在成为“古董”的钢笔“古董”性质未变,只是易了主人而已。

现在用电脑的频率高了,但我还总想多用用钢笔,写稿子的时候也想着钢笔和方格稿子,遗憾的是现在编辑已经基本上不采用手写稿了。也难怪,手写稿看稿、改稿都吃力,还要重新打字录入电脑,远不及电子版稿件方便。尽管如此,我并没有丢掉钢笔,有时候还会用钢笔和方格稿子写草稿,这并不是为了激发思路,而是为了怀念人生之路,因为钢笔开启了我青年时代的憧憬之路,记载了我人生路上的甜酸苦辣。

咬文嚼字

哑然失笑

■倪祖敏文

若说到语言文字的运用,我曾遇到不少令人发噱的事情。

每年的国庆节期间,看到一些单位门口挂着一串“庆祝国庆”的横幅,我便感到不可思议。“国庆”二字,其意就是举国庆祝,现在再加上“庆祝”二字,岂不多此一举?又如:凯旋归来。何为“凯旋”?各种《词典》里的释义是:“战胜归来。”既然是战胜归来了,为何还要在“凯旋”后面再加个“归来”呢?还有“空穴来风”,我国的各种《词典》对此成语解释为:“有了洞穴才进风。比喻消息和谣言的传播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而我们平时总是习惯在该成语前面加上“并非”二字,成了“并非空穴来风”。这岂不改变了词义的原意,成了没有根据。

此外,我常见到类似的表述:“两大公司的女子篮球队会师决赛。”实际上,会师一般是指几支拥有共同目标又独立行动的部队会合在一处,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如:朱毛会师井冈山。正确地讲,会师的

双方都是自己人,和敌对方相遇交战是不能用“会师”的。我见到一张报纸的大标题是:“老总紧急拨款100万元慰问遇难矿工及家属”。慰问遇难矿工的家属,那还说得过去。若要说慰问“遇难矿工”,我真感到莫名其妙。一些数量词的使用也存在错误。譬如:增加,应当用倍数来表达;减少,应当以百分比来表达。而不应该说成“股票今天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前天下跌了一倍之多。”

语言是发展的,语言表达必须合乎规范,然而,现在滥用语言文字的情况相当严重,特别是在创新的名义下,一些广告文字随意玩弄什么“服装店:衣衣不舍”、“眼镜店:一明惊人”、“游乐场:骑乐无穷”、“洗浴店:随心所浴”等等。把公众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更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将“哑然失笑”解释为:无语,失去笑声。然而,词典里的释义却是:“形容失笑。不由自主地发笑。禁不住笑出声来。”这确实令人瞠目结舌,笑不出声来。在语言文字运用上,诸如此类的笑料还有很多。我今天特地把这些例子拿出来,供大家哑然失笑一回。



“蛇饰”争奇斗艳 ■黄伟助

诗抒胸臆

雪花

■江骏

雪花飘呀飘,
飘到了绿色的柏树上,
柏树戴上了白色的帽子。

雪花飘呀飘,
飘到了褐色的原野上,
原野盖上了厚厚的棉被。

雪花飘呀飘,
飘到了连绵的群山上,
群山穿起了统一的制服。

雪花飘呀飘,
飘到了妈妈的眼睛里,
妈妈讲起雪狮子的故事。

雪花飘呀飘,
飘到了孩子的心上,
孩子梦到一片银色的世界。

岁月悠悠

心灵散步

■陈佩君文

送走一批志愿者之后,我顺道一路散步回到颐养院。经过夏阳湖畔,经过盈港东路石阶,嗅着从湖水那方飘来的气息,也闻着石阶两旁的竹青散发的清香,觉得青浦的心情和我此时的心情一样舒畅。

我的家在杨浦,是秋天的一份凉意把我带到青浦,开始了我全新的生活。其实,确切地说,我是夫唱妇随,为夫君一辈子的梦想而“随”来青浦。我和他变卖了房产,倾其所囊,奔向梦的地方。

现在已入冬季。刚下完一场雪。志愿者们不仅送来了御寒的冬衣,也送来了歌声和舞姿,为养老院里增添一份暖色。确实,当望着那些

神志不清的老人语无伦次地唠叨着,当陪同拄着拐杖或倚着墙行动不便的老人,步履维艰地向前移动着,又或者是瞧着那些耳聋视力不济的老人坐在太阳底下,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我依然会把它看成是美好的一部分。

据气象台报道,今年是28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季。青浦好像比其他区域还要低1至2度。然而,眼前在微风中舞动着的枝条,好像在向我挥手示意,说这个冬天并不寒冷。

这个冬季来到青浦区,我不仅仅是跨越东和西两大地区的长度,更重要的是跨越心灵的深度。当我提着行囊准备起程的时候,二姐对我说,一个作家的职责历来是让源于生活的东西如何达到一个高度,然后将高于生活的部分呈现给读者,否则只能成为“坐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大姐则问我,你就这样两袖清风地走了,那你的蜗居在哪儿?我洒脱地回答,任凭浪迹,随遇而安。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谁不想拥有一个美丽温馨的家,然后和自己心爱的人坐在太阳底下,摇着椅子慢慢变老呢?可是那天,当夫君感慨地对我说,我不能等了,与其这样慢慢变老,还不如赶快办一所养老院,用自己的善心陪同老人一起,让自己慢慢老去,我毅然决然地提着行囊来了。

也许,青浦并不是我最后的驿站。它是我设造美丽的一个过程,一个守住心灵契约的过程。其中,更多隐藏的是一种缘起缘落的寓意。如同夫君刚刚在颐养院和老人们说的那样,因为我们有缘,才从不同的方向走来,集聚在相同一条路上,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来回忆自己一路走过的日子。缘,营造了美丽的全景。

透过银装素裹的清新,倾听我与心灵对白的声音,感受这个冬日给我带来异样的暖意,我突然诵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来。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和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

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这不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写照吗?

我正沿着这条路顺道散步着,散步回到已让我与老人们朝夕相处将近三个月时光的颐养院。散步中,我不放弃街边的每一道风景。尽管我明白,有时候放弃也是收获。

正散步中,遇见街椅,我下意识地坐下,以小憩之际来抓住下一道景物的韵律。微微抬头,望着两街耸起的高楼裙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让我变卖的家。伤感晃过,意外地隐隐约约听到从哪家窗户外传出来的《漫漫人生路》的歌。

是幻听吗?然而,我的脚踏踏实实地在这条路上,正感受着生活里的每一寸呼吸。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